

川南泸县南宋墓葬鸟兽石刻的象征意义

李雅梅 张春新

四川南部泸县境内发掘的南宋时期墓葬石刻群中,有大量表现鸟兽的精美石刻浮雕像。这些石刻浮雕像主要分布在墓室中假门上部的格眼和下部障水板的位置(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泸县宋墓》)。它们在墓室中的出现不仅是出于装饰或者审美的需求,而是以特殊的符号形式指向特定的意义。本文将从自然的再现、文化的表征、生命的重构三个层次,逐层探索其象征意义。

一、自然的再现

宋人对自然物“观察”与“取象”的深入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赵佶为代表的院体派所追求的自然真实的艺术表现风格,影响了其后宋代的艺术审美取向。泸县南宋墓葬中的鸟兽石刻也体现了这种审美追求,其对自然的观察和取象精细入微,再现了一个生意盎然的客观世界。这种风格,是川南南宋鸟兽石刻浮雕画像象征意义第一层次的体现。下面,笔者将对各种图案逐一分析:

双凤。福集镇龙兴村一号墓出土的双扇仿木假门石刻,门扇上部格眼内雕刻有一对双凤,造型简洁优美,富有浓郁的装饰意味。双凤修长的羽毛与外部边框的圆形相连接,呈现出适合标准圆形边框的走势。画面构图饱满,雕刻精美细腻,体现出高超的石刻技艺水平。

双孔雀。石桥镇新屋嘴一号墓出土的一块长方形石板,双孔雀雕刻在一个菱形的边框内,造型准确,布局巧妙。孔雀的长尾与颈部的弧形相连接,构成一个平放的“S”型;孔雀双首相交叉呈现出一个对比强烈的反“S”型。两个“S”型的组合,使画面充满着优美的节奏与韵律感,体现出宋人对生活精细入微的观察能力与高度的形象概括能力。

瑞鹿衔草。福集镇龙兴村二号墓出土的一块双扇仿木假门石刻,下部障水板内各刻一幅瑞鹿衔仙草的半圆形石雕,表现出近大远小的空间关系。瑞鹿口衔仙草,坐在石头上。画面构图简洁,主体突出。

玉兔捣药。福集镇针织厂一号与二号墓出土的

另外两块双扇仿木假门石刻,下部雕刻有数幅玉兔捣药图。构图简洁,富于变化。玉兔体态轻盈,姿态各异,体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与高度的写实技巧。

二、文化的表征

川南泸县墓葬石刻中鸟禽与兽类表达着当时人们各种不同的吉祥观念和趋利避害的情感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吉禽瑞兽来象征祥瑞是一种常见的方式,这种习俗在宋代尤甚,当时史志中祥禽瑞兽的记录比比皆是,这也是鸟兽石刻在墓葬中盛行的重要原因(参见钱玉莲《中国吉祥文化》)。这些鸟兽石刻包含着宋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情感需求,是花鸟画象征意义的第二层表现。

双凤。凤为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是象征吉祥的瑞鸟。《山海经》称凤凰“五采而文”,《说文解字》说“凤之象也,五色备举”。《宋书·符瑞志》进一步将之理想化,称凤凰“食有节、饮有仪、往有文、来有嘉、游必择地、饮不忘下……唯凤能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备文武,正下国”。因此“凤”又是王道仁政与国家太平吉祥的象征。赵佶在《芙蓉锦鸡图》御题诗中以锦鸡斑斓的五彩来代表“五德”,借“锦鸡”比喻“凤凰”,以之宣示国家政治清明,征兆祥瑞。川南泸县宋墓中双凤石刻具有象征国泰民安、幸福美满等涵义。

双孔雀。孔雀自古被视作珍禽异鸟,《逸周书·常训》中孔雀被赋予:“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九种品德,被视作中华文明之鸟。泸县墓葬中孔雀石刻被赋予了人的品格,是礼仪与文明的象征。

瑞鹿衔草。鹿性情温顺、善于奔跑、体态轻盈,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瑞兽。《宋书·符瑞志》有言:“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备则至。”这里,鹿是王道昌明的祥瑞;又因“鹿”与“禄”谐音,是爵位、俸禄的象征。《诗经·召南·野有死麋》说:“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鹿由于繁殖力极强被用来寄寓女子旺盛的生殖力和生命力。当然,鹿的象征意义远不止以上所述,《述异记》中

说:“一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据此,鹿还象征长寿。川南泸县宋墓中瑞鹿题材的石刻数量相当可观,一方面证实了鹿丰富而广泛的吉祥寓意,另一方面,鹿所象征的吉祥寓意是宋人普遍而强烈的心理需求。

玉兔捣药。神话中,玉兔是月亮中的神物,因而也常常用以代称月亮,韩琮《春愁》有:“金乌长飞玉兔走,两鬓常青古无有”的诗句,这里,“玉兔走”指月亮运行,有岁月流逝的寓意。《抱朴子》中有“兔寿千岁,五百岁其色白”的记述,这里,兔则具有象征长寿的意义。兔作为瑞兽在川南泸县宋墓石刻中出现,既有岁月之叹,又表现了对长寿的祈求。

川南泸县墓葬鸟兽石刻内涵丰富,寓意深广,是南宋时期广大民众心理需求的具体表现。这些墓葬中雕刻精美的鸟兽石刻,不在于它表现了什么或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关键在于人们看到它之后会联想到什么,这才是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参见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

三、生命的重构

墓室是属于死者个人的空间,它的图式必然与墓主人切身的愿望相结合。川南泸县墓葬石刻中鸟兽艺术,隐喻了宋人对死亡与生命的思考(参见唐长寿《四川汉墓画像中的死亡与生命》)。它直探生命的本源,重构了一个鲜活的、完整的心灵世界,是泸县宋墓中鸟兽石刻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双凤。我国墓葬中凤具有特殊的意指,《楚辞·天问》有言:“夜光何德?死则又育。”王逸注:“夜光,月也。能生也。言月德于天,死而复生也。”在我国文化中“凤”代表“阴”,同“月”之意,“月”为“太阴”之精,具有死而复生的功能,凤在墓室中出现是墓主人生命形态转化的一种暗示。川南泸县宋墓石刻中以双凤的形式雕刻于圆型中,还具有象征生命永恒的意义。朱熹《太极图说解》说:“圆者,无极而太极也。”道家把太极图画成一个具有阴阳两种性质的圆形,以此象征永恒的道,即:万事万物对立两个方面的和谐与统一。泸县墓葬中双凤于圆中的图式象征生命形式的转换以及生命的永恒。

双孔雀。泸县宋墓中双孔雀相互交颈,含有阴阳交配与生殖崇拜的意思,喻指天地交媾、化育万物,是最古老的原始母题与生命力的象征。双孔雀石刻体现出“阴”、“阳”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具有象征夫妻欢娱、两性“阴阳交泰”与生命转换延续之意。

瑞鹿衔草。瑞鹿是长寿的象征,但是在墓葬中出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泸县宋墓石刻中瑞鹿都以固定的口衔仙草的艺术表现形式出现的,《淮南子·地形训》中有:“是谓丹水,饮之不死”的记载。这里瑞鹿口中所衔的“仙草”与“丹水”相同,具有令人长生不老和死而复生的功能,寓意墓主人在仙国世界中能够享受千秋万载不老不死的永恒生命,体现出宋人对有限生命的感叹和对无限生命的向往。

玉兔捣药。泸县宋墓除了瑞鹿所衔的“仙草”以外,玉兔所捣之“药”也是更新生命的又一有力方式。采用玉兔捣药的形式来进行不死药的生产,给求生者以莫大的心理和精神安慰。墓葬石刻中玉兔捣药图中的“药”,被赋予了“不死生命”的授予权(参见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泸县墓葬中鸟兽石刻第三层象征意义以“更新生命”为内核,更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采用具体的“媒介”来进行更新;另一种是采用“生殖”的图式来进行更新。通过生命的生殖给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可能。

结 语

泸县墓葬鸟兽石刻是我国文化隐喻的象征表现,它是审美意识、民俗文化、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等的图像呈现,是我国南宋时期人们多种思维方式的有机整合。墓室中鸟兽石刻以其象征意义,使墓主人栖息于一个由“意义”构造的世界里,借此使虚无的生命获得新的价值。

此文为重庆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创新能力培育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